



中国历史演义全书

元代历史演义

(下)

〔民国〕蔡东藩撰

目摇摇录

第三十九回	摇摇	大明殿称尊颁敕 太平王杀敌建功	员
第四十回	摇摇	入长城北军败溃 援大都爵帅驰归	怨
第四十一回	摇摇	倒刺沙奉宝出降 泰定后别州安置	苑
第四十二回	摇摇	四女酬庸同时厘降 二使劝进克日登基	原
第四十三回	摇摇	中逆谋途次暴崩 得御宝驰回御极	猿
第四十四回	摇摇	怀妒谋毒死故后 立储君惊遇冤魂	怨
第四十五回	摇摇	平全滇诸将班师 避大内皇儿寄养	源
第四十六回	摇摇	得新怀旧人面重逢 纳后为妃天伦志异	缘
第四十七回	摇摇	正官方廷臣会议 遵顾命皇侄承宗	园
第四十八回	摇摇	迎嗣皇权相怀疑 遭冥谴太师病逝	苑
第四十九回	摇摇	履尊择配后族蒙恩 犯阙称兵豪宗覆祀	苑

第五十回	摇	辱谏官特权停科举 尊太后变例晋徽称	愿缘
第五十一回	摇	妨功害能淫威震主 竭忠报国大义灭亲	怨猿
第五十二回	摇	逐太后兼及孤儿 用贤相并征名士	员员
第五十三回	摇	宠女侍僭加后服 闻母教才罢弹章	员怨
第五十四回	摇	治黄河石人开眼 聚红巾群盗扬镰	员苑
第五十五回	摇	失军心河上弃师 逐盗魁徐州告捷	员源
第五十六回	摇	番僧授术天子宣淫 嬖侍擅权丞相受祸	员圆
第五十七回	摇	朱元璋濠南起义 董搏霄河北捐躯	员园
第五十八回	摇	扫强虏志决身歼 弑故主行凶逞暴	员愿
第五十九回	摇	阻内禅左相得罪 入大都逆臣伏诛	员缘
第六十回	摇	群寇荡平明祖即位 顺帝出走元史告终	员源

第三十九回 大明殿称尊颁敕 太平王杀敌建功

摇摇却说怀王图帖睦尔既至河南，令伯颜从行，以前翰林学士承旨阿不海牙继伯颜后任，遣前万户孛罗等将兵守潼关，并分道遣使，召宣靖王买奴，镇南王铁木儿不花，威顺王宽彻不花，高昌王铁木儿补化等，率属来会。诸王陆续到来，然后整驾北发。是时上都诸王满秃、阿马刺台，宗正扎鲁忽赤、阔阔出，前河南平章政事买间，集贤侍读学士兀鲁思不花，太常礼仪院使哈海赤等十八人已得燕帖木儿密函，令他即日起事，响应京师，正在暗中安排，不料事机漏泄，被倒刺沙闻知，竟亲率卫兵，各处搜拿，不到一日，竟将十八人捉住九双，请了泰定皇后命令，斥他谋逆，个个处斩。

倒刺沙自思逾月无主，究竟不妥，遂入谒泰定皇后，愿拥立皇太子阿速吉八为帝，克期登位。泰定皇后自然乐从，遂于致和元年八月，召集梁王王禅，辽王脱脱、右丞相塔什特穆尔、太尉不花、御史大夫纽泽等奉皇太子阿速吉八即位上都，尊皇后弘吉刺氏为皇太后，拟定次年改元天顺。天顺帝年才九龄，朝贺时统由倒刺沙护持，方得终礼。遂命诸王失刺，平章政事乃马台，詹事钦察，率兵袭京畿。巧值阿速卫指挥使脱脱木儿，由上都自拔来归，奉京师命令，驻守古北口。他已预知失刺等潜师进袭，遂领兵出据宜兴，四面埋伏。

失刺分军三队，先后南下。第一队归乃马台统率，第二队归钦察统率，第三队方由自己领着，乘着锐气，倍道而来。前军甫到宜兴，扎营造饭，炊烟甫起，号炮骤闻。大众正在四望，蓦见敌军蜂拥来前，连忙上马截杀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众军未

曾排齐，敌兵已经杀入，眼见得辙乱旗靡，人仰马翻，乃马台措手不及，被脱脱木儿刺落马下，生擒活捉去了。

脱脱木儿已扫尽前队，便趁着现成的饭锅，令军士饱餐一顿，前驱疾进。那边第二队兵士，由詹事钦察押队前来，途次接得溃卒败报，忙上前来援，未达数里，已与脱脱木儿军相遇。脱脱木儿握着一柄大刀，当先突阵，麾下军士，随势冲入，钦察不知好歹，也拨马舞刀来战脱脱木儿，才数合，忽听脱脱木儿喝声道着，那铁察的头颅，不知不觉地滚落地上。俗语说得好，蛇无头不行，钦察已身首两分，还有何人敢来抵敌？霎时间纷纷逃溃，走得慢的一大半都做了矮脚鬼，暴骨沙场。

还有失刺所领的后军，惘惘南来，接连得着两队败耗，料知不能抵挡，忙令后队变作前队，前队变作后队，向北退还。待脱脱木儿赶去，失刺已逃得很远，只有殿卒数百名，被脱脱木儿军屠杀净尽，其余统侥幸生免了。

脱脱木儿追赶十余里，不及而还，当即报捷京师。燕帖木儿等属酒相贺。方在满座庆宴的时候，忽见撒里不花驰入，报称怀王已自河南登途，现距京师只百里了。燕帖木儿道：“甚好！”撒里不花道：“还有一事贺公，已奉命升公知枢密院事了！”燕帖木儿大喜，便于席间派使远迎。至宴飧毕后，即令太常礼仪使，整備法驾。

越两日，闻怀王驾已抵郊，遂偕诸王百官，恭奉法驾，出迎郊外。怀王慰劳有加，改乘法驾，驰入京师。燕帖木儿与西安王阿剌忒纳失里等，立即劝进。怀王道：“大兄尚在朔方，我不得越次僭位，俟两都平靖，当遣使迎兄。目下暂由我监国，愿卿等勿生异议！”燕帖木儿道：“大王让德，卓越古今，惟时势相迫，亦贵从权，既承钧命，容后再议！”怀王乃入居宫中。

越宿命速速为中书平章政事 ,前御史中丞曹立为中书右丞 ,江浙行省参知政事张友谅为中书参知政事 ,河南行省左丞相伯颜为御史大夫 ,中书右丞赵世延为御史中丞 ,各官俱受职视事 ,不必细表。

又越两日 ,由侦骑入报 ,上都梁王王禅 ,右丞相塔什特穆尔 ,太尉不花 ,御史大夫纽泽等 ,又兴兵南犯了。怀王召燕帖木儿 ,商议军务 ,燕帖木儿自请效劳。怀王甚喜 ,遂发兵数万 ,供燕帖木儿调遣 ,命他便宜行事 ,不为遥制。燕帖木儿遂带兵至居庸关 ,由其弟撒敦迎入。燕帖木儿道 :“ 闻北兵已发上都 ,吾弟何不率兵急进 ,反在此游疑观望 ? 难道待他自毙么 ?” 撒敦道 :“ 闻兄奉命督师 ,所以静候调度 ,不敢妄进。” 燕帖木儿道 :“ 我不害人 ,人将害我 ,你快率万人前去 ,截住北军 ,我当为你后应便了。”

撒敦依言 ,就率兵出关 ,浩浩荡荡地杀奔榆林。适值北军到来 ,也无暇答话 ,即麾兵猛击。北军不及布阵 ,顿时被他蹿入 ,乱砍乱戳 ,不消片时 ,已将北军杀得七零八落 ,望北奔逃。

撒敦乘胜长驱 ,直到怀来 ,才见燕帖木儿督军到来。当下叩马报捷 ,并请径攻上都。燕帖木儿道 :“ 且慢前进 ,回关再商。” 撒敦道 :“ 兄前责弟 ,今弟将诘兄 ;北军既已败去 ,不乘此入捣上都 ,还待何时 ?” 燕帖木儿道 :“ 吾弟有所未知 ,兵以气动 ,气盛乃胜 ,气馁必败。我前日并非责你 ,实所以激动弟心 ,鼓气御寇。今已得胜 ,锐气将衰 ,若再进兵 ,顿师城下 ,那时再衰三竭 ,不要进退两难么 ?” 撒敦无言 ,乃随返关中。燕帖木儿即驰书报捷。嗣得复命 ,令他即日还京 ,燕帖木儿乃留弟守关 ,奉命还朝。入京后 ,把前时拿下的乌都伯刺 ,及擒住的乃马台 ,统置大辟。一面约诸王大臣 ,伏阙上书 ,请早正大位以

安天下。怀王尚是固辞，燕帖木儿道：“人心向背，间不容发，现在兵戈扰攘，非速正大名，不足以系人心，万一中外失望，后悔何及？”怀王道：“必不得已，亦须将我的本意，明示天下，方可权摄帝位。”乃命中书省臣，拟定诏旨，于九月十三日，即帝位于大明殿，受诸王百官朝贺，颁诏天下道：

摇摇洪维我太祖皇帝，混一海宇，爰立定制以一统绪，宗亲各受分地，勿敢妄生觊觎，此不易之成规，万世所共守者也。世祖之后，成宗、武宗、仁宗、英宗，以公天下之心，以次相传，宗王贵戚，咸遵祖训。至于晋邸，具有盟书，愿守藩服，而与贼臣铁失、也先铁木儿等，潜通阴谋，冒干宝位，使英宗不幸罹于大故。朕兄弟播越南北，备历艰险，临御之事，岂获与闻？朕以叔父之故，顺承惟谨。于今六年，灾异迭见，权臣倒刺沙、乌都伯刺等，专权自用，疏远勋旧，废弃忠良，变乱祖宗法度，空府库以私其党类。大行上宾，利于立幼，显握国柄，用成其奸。宗王大臣以宗社之重，统绪之正，协谋推戴，属于眇躬。朕以菲德，宜俟大兄，固让再三，宗戚将相，百僚耆老，以为神器不可以久虚，天下不可以无主，周王辽隔朔漠，民庶皇皇，已及三月，诚恳迫切，朕固从其请，谨俟大兄之至，以遂朕固让之心。已于致和元年九月十三日，即皇帝位于大明殿，其以致和元年为天历元年，可大赦天下。自九月十三日昧爽以前，除谋杀祖父母父母，妻妾杀夫，奴婢杀主，谋故杀人，但犯强盗印造伪钞不赦外，其余罪无轻重，咸赦除之。於戏！朕岂有意于

天下哉！重念祖宗开创之艰，恐隳大业，是以勉徇輿请，尚赖尔中外文武臣僚，协心相予，辑宁亿兆，以成治功，咨尔多方，体予至意！

是日封赏群臣，并赐大都将士金银钞，多寡有差。流朵朵、王士熙、伯颜察儿、脱欢等于远州，各籍没家资分给诸王大臣。忽警报自辽东传来，平章秃满迭儿，及诸王也先帖木儿等，率兵入迁民镇，进袭蓟州。

怀王乃封燕帖木儿为太平王，以太平路为食邑，并命为中书右丞相，兼知枢密院事，赐黄金五百两，白金二千五百两，钞万锭，金素织缎色纒二千匹，平江官地二百顷。即日诏促出师蓟州，拒辽东军。

燕帖木儿闻命即行，且调撒敦会师北进。方到三河，接着通州急报，梁王王禅等已入居庸关，不由得大惊道：“居庸被破，不特通州吃紧，连京师也要戒严。我军须回保京师，休被蹂躏为是！”乃留兵拒辽东军，自与撒敦星夜驰还。

既抵榆河关，闻怀王已出齐化门视师，益觉焦急万分。遂驱马直奔京城，谒见怀王，并面启道：“陛下何故亲自视师？”怀王道：“寇兵已入居庸关，将要来犯京师了。”燕帖木儿道：“陛下一出，民心必惊，凡翦寇事尽可责臣。陛下亟宜还宫，安定人民，请勿轻动！”怀王道：“待卿未来，所以躬自督师，今已到此，朕心安了，军事由卿作主，朕当从卿言，还宫安民。”言毕，即与燕帖木儿别去。

燕帖木儿复还至军中。梁王王禅等亦乘胜进逼，与燕帖木儿军遇于榆河。燕帖木儿升座誓师道：“寇已深入，大都戒严，孰胜孰负，在此一举。将士等为国前驱，理宜奋力杀敌，若

有退避不前，本爵帅只有军法从事，休得后悔！”将士等唯唯听命，燕帖木儿遂命开营逆战。

两下里交锋起来，正是棋逢敌手，将遇良材，一边是誓扶幼主，期立大功；一边是力保长君，目无全虏，足足战了三四个时辰，不分胜败。燕帖木儿执旗当先，引军突阵。部下见主帅奋勇，格外效力，无不以一当十，以十当百，北军渐渐败却，退至红桥。

燕帖木儿步步进逼，一些儿不肯放松，恼动了梁王部将，一名阿剌帖木儿，曾为枢密副使；一名忽都帖木儿，曾为上都指挥，两人素称骁勇，至此气愤填胸，挺身还战，竟攻入燕帖木儿阵中。燕帖木儿正挥刀前进，适值阿剌帖木儿突至马前，挺戈刺来，亏得燕帖木儿眼明手快，将身闪过一边，右手用刀格住戈铤，左手拔剑砍去，不偏不倚，正中阿剌帖木儿左臂。阿剌帖木儿狂叫一声，拨马就逃。燕帖木儿紧紧追去，又来了忽都帖木儿，接住厮杀，奋斗了数十合，彼此尚不相让，仍恶狠狠地搏战。燕帖木儿手下，有一矮将名和尚，短悍绝伦，善使双锤，他恐主帅有失，忙拨马助战，忽都帖木儿欺他短小，不以为意，谁知这和尚煞是矫捷，左右驰击，防不胜防，忽都帖木儿方思退避，左臂上已着了一锤，几乎跌落马下，幸他将前来救护，才得走脱。北军见两将败衄，人人夺气，遂驰过红桥，阻水而阵。燕帖木儿恐军士力疲，不欲再战，只命弓弩手用矢攒射，把北军一阵射退，然后收兵。

次日复分军为三队，令也速答儿率左，八都儿率右，进逼北军。时北军退至白浮，因燕帖木儿挑战，也出来对仗。燕帖木儿麾兵佯退，俟北军追来，命左右两队包抄过去。北军正杀得高兴，猛见也速答儿从右边杀来，忙分军抵敌。方在酣战，

左边又遇着八都儿军，又分军敌住，不意燕帖木儿复转身杀到，所向披靡。那时北军招架不住，只好且战且走，复退十里下寨，燕帖木儿见北军虽败，行列尚是整齐，也即鸣金收军。

越宿复战，北军抖擞精神，前来冲突，燕帖木儿也不肯稍让，督军猛击，自辰至午，相持不下。蓦见燕帖木儿阵中跳出锐卒数百名，由燕帖木儿亲自督领，冲杀过去。北军前来抵截，被燕帖木儿手刃七人，方才退却。燕帖木儿也即鸣金收军。

是夜二鼓，燕帖木儿召孛伦赤、岳来吉入帐，密议道：“连日酣战，两军俱疲，长此坚持，何以退敌？”孛伦赤道：“不如今夜发兵劫营，想寇兵应亦疲倦，定中我计！”燕帖木儿道：“我亦想及此着，但彼此对垒下营，岂有不防之理？从前甘宁百骑，夜劫曹营，我何不仿他一行，也可扰乱敌心，使他自退？”孛伦赤、岳来吉二人齐声道：“末将等愿效死力！”燕帖木儿大喜，便调集锐卒百骑，令各带弓箭，并持战鼓，随孛伦赤、岳来吉二人同去。临行时又吩咐道：“你等抵敌营时，只宜左右鼓噪，四面驰射，不必与他厮杀，但能使他惊扰，便算头功。”孛伦赤等领命去讫。燕帖木儿恰高枕自卧。

那边梁王王禅正恐燕帖木儿劫营，令兵士小心严防。到了三鼓，突闻外面鼓声大震，忙令各营出战，兵士开营出去，只见来兵东驰西射，散无纪律。当下冒矢追杀，走到这边，他到那边，走到那边，他到这边，嗣后来兵越多，混战一回，互有杀伤。战到天明，彼此相见，才知所杀伤的统是自家人，不禁懊丧异常。这时的孛伦赤、岳来吉两人，早已收集百骑，回营报功去了。小子有诗赞燕帖木儿道：

力战何如智取工？榆关犹忆大王风。
须知兵事无嫌诈，燕邸当年固善攻。

毕竟北军曾否再退，请看官续阅下回。

摇摇怀王之立，不当立也。以泰定之正统言，则皇太子已即位上都，怀王固不当立；以武宗之正统言，则嗣位者应属周王和世㻋，怀王亦不当立也。燕帖木儿希宠取媚，南迎劝进，借使怀王正言抗斥，则燕帖木儿之志不得逞，而兵祸可立弭矣。乃江陵遽发，飘然入都，御殿即真，封王拜爵，彼已南面称尊，詎尚肯北面为臣耶？让兄之言，徒虚文尔。然发难之首，实出自燕帖木儿，故本回中叙述各事，皆以燕帖木儿为前提，西安以下，概置后列。至如出师战胜之举，尤写得机变神智，非称美燕帖木儿，实隐诛燕帖木儿也。曹阿瞞以知兵闻，阿瞞得谓汉之忠臣否耶？吾于燕帖木儿亦云。

第四十回 摇摇入长城北军败溃 援大都爵帅驰归

摇摇却说孛伦赤、岳来吉等，回营报功，燕帖木儿时已起床，即将二人功绩书录簿上，并命撒敦带着偏师，出营巡哨。是日大雾迷蒙，睜不见影，撒敦巡至敌营，已是空空洞洞，留着虚垒。走将进去，只有敌卒数名，尚在寨中收拾行李，见了撒敦等，一哄而逃，被撒敦兵追上，擒住二卒。经撒敦审讯，才知北军已窜匿山谷中。撒敦即将二卒带还，报知燕帖木儿。

燕帖木儿道：“王禅未曾大挫，即行遁匿，我料他必有诈计，将乘我不备，前来掩击哩！”便下令将士，教他裹粮坐甲，静待后命，不得私自出营，违令者斩！越夕，又命坚壁严装，如遇寇至，只准固守，不准出战，违令者斩！到了夜间，防备尤密，四面布着侦骑，探听消息。未几鸡声报晓，远远的接吹角声，燕帖木儿听着道：“寇兵来了！”忙出升帐，见侦骑亦来禀报，说是北军成列出山，距此只数里了。燕帖木儿仍飭各军守着前令，不得有违。约一时许，北军鼓噪而至，冲突数次，坚不能入，没奈何退后下营。

燕帖木儿命撒敦、八都儿两人各率一军，分授密计，命俟至天晚，分头趋出。两人依计而行。是夜天色愈暝，四面阴霾，北军也严行准备，不遑就寝。一更以后，但听后面有铜角声，吹得非常响亮，不由得慌忙起来，梁王王禅，恁着前辙，只令各营静守，不敢出头。忽前面又起角声，亦觉激越异常。时值深秋，寨外草衰，正是风声鹤唳，草木皆兵的时候，加以角声震荡，前后相应，益令军心胆怯，不寒而栗。梁王王禅，尚兀自守着，偏营内各兵，自相骚扰，不肯镇定。至三鼓以后，角声越

吹得厉害,仿佛有千军万马,四面杀来,那时军心益乱,情势仓皇,任你王禅如何禁遏,也是弹压不住,遂不禁叹息道:“罢了!罢了!看来幼主无福,偏遇这燕帖木儿,不如就此退兵罢!”当下撤营遁去。

看官道这铜角声如何而来?就是撒敦与八都儿奉着燕帖木儿密计,虚吓敌兵。原来撒敦自营后出师,潜绕北军后部,吹角惧敌;八都儿自营前出师,直逼北军前面,鸣角相应。两军并不去厮杀,只仗这铜角为号,虚声恫喝,那北军竟堕计中,夤夜遁去。

撒敦等来报燕帖木儿,燕帖木儿即命倾寨穷追,直到昌平州,方见北军还在前面。一声鼓号,驱马杀去,北军心胆俱烈,哪个还敢拦阻?你奔我溃,彼跌此仆,被燕帖木儿军,乘势掩杀一阵,斩首约数千级,所有逃不及的北军,顾命要紧,管不得什么面子,只好匍匐乞降。燕帖木儿准他投诚,收降至万余人。

正拟饬兵再追,适值钦使到来,忙下马接旨。诏中所说,略称丞相亲冒矢石,恐有不测,万一受伤,朕恃谁人?自今以后,但教凭高督战,视察将士,用命行赏,不用命行罚,毋得再自冒险,以滋朕忧!燕帖木儿谢旨毕,即语来使道:“我非好死恶生,但猝遇大敌,不得不身先士卒,为诸将法。现在寇已败退,自当遵旨小心,请钦使转达御前,免劳圣虑为是。”钦使应着,即行别去。

燕帖木儿麾军再上,杀得王禅等弃甲抛戈,抱头窜逸。于是燕帖木儿勒马中途,但令也速答儿、也不伦,及弟撒敦,率兵三万,再追北军,自率余军徐徐后行。将到居庸关,接也速答儿军报,北军已逃出关外去了。燕帖木儿即遣使上追,驰马入

关,会也速答儿等亦已回军,遂命也速答儿居守,辅以金院彻里帖木儿,并就他统卒三万名,留供驱遣,自率得胜军南还。

至昌平南,来了古北口急报,上都军已入古北口,进掠石漕。燕帖木儿愤愤道:“居庸关才得收回,古北口又闻失守,如何是好!”撒敦即上前进言道:“水来土掩,兵来将挡,怕他何为?弟愿前去,杀他片甲不回!”燕帖木儿道:“吾弟前去,须要小心!”撒敦应命,即领着万人,倍道去讫。燕帖木儿率军后应,亦兼程而进。

撒敦驱军至石漕,不管什么利害,竟上前掩击,敌军正在午炊,仓猝遇敌,不及拦阻,便向北窜去。撒敦追击数十里,杀毙敌军无数。

正拟下营,燕帖木儿大军亦到,两下相会,当由撒敦报明胜仗。燕帖木儿问敌军主将,系是何人?撒敦默然。燕帖木儿道:“吾弟杀了一日,难道连敌将姓名,尚未查明么?”撒敦道:“问他何为?我只知见敌就杀,得胜报功。”燕帖木儿微笑道:“幸你所遇的都是庸将,倘使遇着将材,恐怕有败无胜哩!”

当下令侦察探明,返报敌将姓氏,一个是驸马孛罗帖木儿,一个是平章答失雅失帖木儿,一个是院使撒儿讨温。燕帖木儿道:“这等乳臭小儿,也来将兵,真是可羞!待我用一条小计,便好擒住三人。”撒敦道:“用什么计?小弟出去,包管擒来。”燕帖木儿道:“你只知力战,不知智取,难道他束着双手,任你擒获么?”言毕,便问侦察道:“我见前面有一大山,此山叫作何名?”侦察道:“名叫牛头山。”撒敦道:“哥哥专会使刁,查了敌将姓氏,还要问着山名,有何用处?”燕帖木儿怒道:“你不要瞎说!我非顾着兄弟情谊,管教你一顿仗责。”撒

敦伸舌而退。燕帖木儿换了微服，带着侦骑数名，出营自去，直到天晚，方才回营。

次日升帐，召诸将面嘱道：“我昨晚登牛头山，望见敌营扎住山后，料他是倚山自固的意思，但山中有小路可通，我若乘高压下，便可踏破敌营，可奈敌营虽破，敌将必逃，若要追擒，也是难事，不若引他入山，使入陷阱，我却前后夹攻，令他无路可走，自然一鼓成擒了。”众将都拍手称善。燕帖木儿命八都儿道：“你今夜引兵千名，潜上牛头山，就小路中掘着陷坑，斫木掩覆，上表暗记，令我军便于趋避，敌兵易致误入，方好成功。至陷坑造就，你可越山劫营，准败不准胜，俟敌兵赶来，你却诱他入小路，我自有的兵接应，休得违慢！”八都儿依令去讫。又命裨将亦讷思道：“你率兵千名，备着挠钩，就山上小路旁，左右伏着，待敌兵入阱，便好一一擒住哩。”亦讷思亦去。又命撒敦道：“你领兵万人，沿山绕转，就敌营左右埋伏，但听山上有号炮声，你便杀出，断他后路，不得有违！”撒敦亦领命去了。复命诸将道：“你等随我上山，视我大纛所向，奋力杀敌，明日可灭此朝食了。”众将唯唯听命。到了傍晚，命将士饱餐毕，随饬各带干粮火具，向牛头山进发。

是时八都儿已掘好陷坑，乘夜越山，去劫敌营。敌营中设有探马，侦得八都儿到来，便去禀报主将。附马孛罗帖木儿，年轻好胜，就上马领兵，出营搦战。八都儿上前对仗，略战数合，佯作慌张的形状，弃戈退走。孛罗帖木儿不知是计，即趋马奋追，平章答失雅失帖木儿，与院使撒儿讨温，亦出营接应，撒儿讨温道：“驸马追去，恐防有失，况夜色凄其，山岭狭隘，倘有不测，必致败挫，不如遣人禁他前进，方可无虞。”答失雅失帖木儿闻言，便遣使去讫，俄得去使回报，驸马言月色甚明，

可以夜战,请平章院使速即接应,可以杀尽敌人。撒儿讨温复道:“营寨亦是要紧,请平章守住勿动,我带兵接应便了。”答失雅失帖木儿应着,便分兵与撒儿讨温,长驱进发。

时李罗帖木儿已被八都儿诱进山中,走入间道,猛听得一声鼓响,山冈上火炬齐明,竖着一面大纛,上书太平王右丞相字样。李罗帖木儿道:“燕帖木儿在此,我等快上冈去,刺杀了他。”言未毕,山上已驰下将士,来敌李罗帖木儿。李罗帖木儿尚不畏怯,奈因岭路逼窄,不便战斗,只好勒马退回,不期扑塌一声,连人带马,跌入陷坑去了。亦讷思早已留意,便命军士钩起李罗帖木儿,捆绑而去。

李罗帖木儿部下士卒,争思来救,无如走近一个,陷落一个,走近两个,陷落两个,那时也只好寻路逃去。偏偏燕帖木儿的将士,四面杀来,心中一慌,足下更走立不稳,一半跌入陷坑,一半死于刃下。

此时的撒儿讨温,尚未知前军败状,领兵入山,步步为营。一入间道,已望见大纛飞扬,料知李罗帖木儿必遇伏兵,前去定必无幸。奈又不能不急急驰救,只好硬着头皮,驱马进去,一面令左右分射,以备不虞。谁知山上的喊杀声,渐渐逼紧,虽是严行备御,究竟不免心虚。转瞬间敌已四至,任你如何放箭,总是射他不住。撒儿讨温,命军士随射随退,未及数武,见军士多钻入地中,慌忙察视,自身亦随马而陷。两旁突出亦讷思军,又被他搭上挠钩,捆绑去了。余众走投无路,只得大呼乞降。

答失雅失帖木儿坐守营盘,专听军报。远远的闻有炮声,心中正忐忑不定,忽营外有兵到来,还道是撒儿讨温等回营。正欲出来探问,不意来兵很是凶猛,如搅海龙一般,搗入营中。

答失雅失帖木儿急上马抵敌，凑巧遇着撒敦，一枪刺来，正中左腕，倒仆马下。撒敦麾下的军士，便来抓住，拖了过去。

北军顿时骇散，由撒敦追击一阵，杀死多名。是时天尚未明，撒敦即缚送答失雅失帖木儿，上山报命。燕帖木儿复命他追赶溃卒，他即回马下山，逐溃卒出古北口，然后回军。

这边的燕帖木儿，收集各军，整饬回营。时方天晓，由军士推上孛罗帖木儿及撒儿讨温、答失雅失帖木儿。燕帖木儿拍案道：“你等助逆叛顺，死有余辜，本爵帅不便饶你！”孛罗帖木儿等亦大声诟詈，即由燕帖木儿申明军法，喝令斩首。须臾，已将首级三颗，呈上帐前。

燕帖木儿方遣人奏捷，帐外又递到紧急文书，由燕帖木儿展阅一周，即语诸将道：“叛王也先帖木儿，与秃满迭儿，又陷通州，将到京师。京中已召我还援，我等勤王要紧，速即启程。”诸将不敢有慢，当即随燕帖木儿拔营而南。趲途两日，即到通州，时已日色衔山，晚烟四起。诸将请择地立营，燕帖木儿道：“寇敌将近，不驰去杀他一阵，还待何时！”说着，已挥兵疾进，约数里，即遇敌兵。敌兵未曾防备，狼狽奔趋，燕帖木儿追杀里许，因天色昏暮，才命下营。

次日黎明，重整兵追敌，西至潞河，见北军已在河北，列阵以待，人如排墙，燕帖木儿倒也不敢进逼。至夜间，欲渡河击敌，奈隔岸火光透澈，映入河流，好似掣电空中，群芒四射，因此按兵不动。待到黎明，遥望敌营中已无声响，只有人影模糊，尚是沿河立着。此时也无暇细辨，便麾兵结筏渡河，各军安然西渡。及达彼岸，各持刀砍人，不意统是黍秸做成，上披毡衣，地上积草，尚有余焰未熄，才晓得敌已夜遁，但放火植秸，作为疑兵罢了。